

文海披抄

七

15
1598
7



明 1598 卷 7

冊 八
號 文
函 八

文海披沙目錄

卷之七

毀祠毀佛

蘓長公命相

葬

戮妬婦

肉名

山資

人不如物

知味

男色

貧富相形

拾遺

石匠賢不肖

盛姬

物壽人夭



三字名字

晚達

蘓子瞻

大臣有壽

節省

所愛甚於生

托名

諂人無益

愛鶯

才士傲忽

口業報應

娶瞽女

祭古人

替代

大學士

用人

聚書

死生有命

牡丹花會

世俗之變

落雁破柴

改忌日生日

左手書

杜撰

食人

生易

申胥伍胥

晉乘檣杙

先絡

陶穀何郊韓璜

婦人拜跪

誥勅

一至十字

一日是兩日

西遊記

既入其筮

文海披沙

富貴不樂

兄弟詩

奢僭之報

婢隸有見解

古今人心不同

失路

商賈所談

中谷山香

晉宋書

食人

出軍

古今書

林賦

蔡邕琴操

初學日書

律氏不命

出外之變

文海披沙卷之七

晉安謝肇淛著

毀祠毀佛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劭掇禍毀佛一也
傅奕無恙而崔浩族誅人自有幸不幸耳世不
言狄傅之勝邪而但言顧崔之受報至於奉道
釋而死於非命者又神其說以為兵解故其迷
惑至死而不悟也

蘓長公命相

文海披沙

卷七

一

蘇長公云退之以磨蝎爲命宮而僕以磨蝎爲身宮故雖有文章而多小人之謗則命信不可違矣然公贈善相者程傑詩云火色上騰雖有數急流勇退豈無人則亦似相其不壽而欲以早休當之故又曰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然公生平居官起而復躡未得遂急流勇退之願而卒於毗陵年僅五十有四欲一日享林下之樂不可得也則相者之言又中矣

葬

古人之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未嘗擇年月也已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葬未嘗擇日也延陵季子之子死葬於贏博之間未嘗擇地也然而福祿奕世壽考縣長者未嘗乏絕自堪輿陰陽之說興於是竭力以奉地師唯其言是信龍穴沙水必一一合法而後敢用而兄弟衆多者利兄必不利弟利季復不利叔紛拏聚訟只論子孫之禍福不顧先人之遺體經數十年終朽殯宮者比比而是至

於年月避忌信若著祭奉若神明既葬之後少
有言凶盡舉而歸之墳墓矣嗚呼始作俑者其
無後乎固知郭璞吳景鸞之徒多不善終亦天
道也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勅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
聞之賜以酖酒而皆不食竟勅侍女別居是以
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太祖高皇帝
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上賜侍女王悅其

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恬上詰
再三始具對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
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
解之各以一臠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
尚在坐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
千古之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
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

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王也肉飛
仙者沈光也肉几者黃融兒也肉磨者晉宦者
也晉世祖肉翅者魏鈴下卒也登凌風如履平地

山資

古人爲官俸祿不薄而官者亦不矯激求名以
陶元亮之高潔猶求絃歌以爲三逕之資王彥
之爲太守暮年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
賢路王述爲令頗受饋遺王導戒之答曰足當
自止及後爲郡縣清操絕倫阮裕屢辭聘召後

爲東郡太守或問之曰吾少無官情旣不能躬
耕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耳戴符至乞買山錢
以遂其隱今之仕者靦顏糶載固不足道而人
前稱貧不已者亦豈復有害人風哉

人不如物

鳥以孝名鶡以義著雉以介顯睢以貞稱雁燕
之信不爽蜂蟻之序無差雞晨犬夜不曠其職
牛耕馬走各極其勤鶩能却盜鴿可代奴人不
如物者多矣

知味

食而知味聖人以爲難如易牙之辨淄澠士安之識李柰則精於味者亦當能之師曠荀勗知飯爲勞薪炊異矣然其氣味似亦有別至於食鶩知白黑處食雞而知其棲之半露則恐理之所無抑或譽者爽實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爲始於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貧富

貧富相形雖英傑未免動色陶穀得党家姬取雪水烹茶曰党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山焚沈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沈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

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沈腦屑和臘爲燭列十數
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
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
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党
進無論煬帝徽宗亾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
態猶令後代追慕故老氏謂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者嘻知言矣

拾遺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

夏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
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
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卽伍子胥也拾遺之
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
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石匠賢不肖

紹聖間立黨人碑獨石工常安民不肯鐫字強
之乃曰被役不敢辭乞勿鐫安民二字於石末
時又有詔毀司馬公清忠粹德碑方毀之際大

風走石吏人奔走莫敢近獨有一匠揮斤不顧忽仆碑下而死以工匠之賤而賢不肖相遠如此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既曰殤祀則不應葬以皇后之禮至勞曹邗之君來吊而命太子爲之主且謚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

三十有九日殤耶總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物壽人夭

鹿千年而玄龜千年而白虺千年而龍虎及蟾蜍千年而角乃人之壽獨不能以百計也物無情而人有情也然物之壽不能敵人之夭人有知而物無知也然則槁木死灰身名俱滅卽壽何益

三字名字

三字名者令尹子文名穀於菟趙元昊子名佖
令受三字字者屈無爲字無不字張天錫字公
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中原父

晚達

古人晚達率以呂望爲口實然望之年紀他無
所考但宋玉楚辭有九十顯榮之語而竹書紀
年西伯得太公之後又七十餘年太公始卒當
百六十餘歲則世俗所云八十遇文王之說恐
未必真世所傳梁顛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

以七十二及第然考之正史皆不盡然惟唐杜
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謂之五老
榜而金章宗時河中府進士胡光謙八十有三
晚達者此其最矣

蘓子瞻

蘓長公性直是不耐事生平好動作遊戲殆無
一刻閒暇在西湖時日與湖山結緣在密州無
事至循後圃採杞菊在黃州作蜜酒飲者輒暴
下在惠州作桂酒苦辣不能入口及至海外瘴

鄉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又燒煤作墨
幾焚室廬以意爲膠及墨成不能作錠粗如懸槌
比量移中州旋竟客死則公詩所謂無事此靜
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蓋未
能踐其言也

大臣有壽

宋時太老唯文潞公壽至九十二餘如杜祁公
富鄭公輩皆不至九十國朝劉太師健魏文
莊驥皆近百歲董太宗伯份陸太宗伯樹聲皆
九十餘畢大冢宰鏘年九十有三見在家瞿鏤
甚其他亞卿以下不可勝數也

節省

唐陸堅以麗正學士供給過豐欲罷之張說曰
麗正是聖主禮樂之司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張
文瓘爲侍中同列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減其
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若
不稱其職當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
古人議論持正不求虛譽若此今人務節省之

虛文而不顧國家之大體，真是措大面孔耳。

所愛甚於生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愛，名有甚於生者。范雲將與冊立病，欲速愈，告以二年後不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之愛官，有甚於生者。張璪使契丹老病，強行故事，死於使者本朝，非虜，賜給甚厚。璪在道日食，生冷求病死而卒，不死人之愛利，有甚於生者。王冀公延一方士求長生之術，方士教以絕色慾，公曰：如此，即壽千歲，何益。

人之愛色，有甚於生者。性命可輕，至寶是保，人之愛玩具有甚於生者。噫，亦惑矣。

托名

莊子注中興書竊人之書以為己作者也。周秦行紀香奩集龍城錄碧雲騷以己之書嫁名於人者，也。竊為己作者，不過穿窬之心，嫁名於人者，幾成口舌之禍。罪業莫大焉。周秦行紀是和凝作德裕門人韋瓘作托牛僧孺香奩集是和凝作托名，韓偓龍城錄是王銍作托名，柳宗元碧雲

馥是襄陽魏秦作托名梅聖俞

諂人無益

汲黯不拜大將軍大將軍賢之朱序不拜符堅
符堅宥之薛廷珪不拜朱溫朱溫禮之張潛私
拜田令孜卒為所輕陶穀拜趙點檢竟遭擯棄
諂人者亦何益哉

愛鶩

王逸少愛鶩孫武子愛驢鳴崔鉉喜鬪水牛人
之嗜好出於性成即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張

素正乃謂鶩頸類州書脫法故右軍愛之然則
驢鳴牛鬪豈亦有法耶

才士傲忽

少年才士須先遜抑無肆凌傲一遇勁敵便落
坑塹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侮之侯洎不識豆
盧相而侮之賈島不識宣宗而奪其卷雖不相
識於情可恕而恃長凌入自非美事三人者侯
洎以不知見容穎士僅遭薄責浪仙終擯遐方
人可不戒哉

口業報應

安庭栢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雖至親密友遇庭栢處其間無不相怨詈絕交者庭栢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頰連頤皆生毒瘡言語飲食皆爲妨礙困苦不勝以至於死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言出於口似不經意而離人骨肉訐人短長其害甚於含沙吹蠱天道報應昭昭不爽如此易於由

言者不懼哉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婿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二君固皆義士然庭式

文海樓記 卷七
一
華陰娶瞽於既聘之後而永錫娶瞽於衆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祭古人

入獄者祭臯陶治木者祭魯班造酒者祭杜康造茗者祭陸鴻漸已自可笑而爲盜者祭柳跖屠者祭樊噲造菜菔者祭蔡伯喈尤可笑也

替代

今俗人家患病篤道士爲作醮祈禳以紙爲人名爲替身此鄙俚可笑之極及讀閒窻括異志

載荆南都頭李遇病因魂至陰府有一相識先死者曰常侍安得來此俄又有一人曰追到李遇遇遂蘓見妻子環泣身下臥一畫人號爲替代云乃知此俗已久於乎閻君乃可以替代欺乎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眞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極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贊密

勿然秩止五品無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用人

用人取士莫簡略於古而莫嚴於今三代無論卽漢唐間蕭曹起刀筆絳灌出椎埋卜式牧羊上官桀牧馬金日磾降虜之餘郭子儀俘囚命長孺贊皇起身任子然其才略事功何彪炳也今世設科第以限士非應進士舉則不得登顯要非讀書中秘則不得入公輔稍有瑕疵指

摘蜂起一涉註誤擯棄終身然古之人才常有餘而今之人才常不足豈真天運之有限實由文囿之不疎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甚多每有遷徙其妻厭之謂之乞兒搬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徙載必兼兩且憶蕙苾之懼每憶叔原事爲之一笑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興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候門墻未得一官至賂嬖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遇一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即聞變作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遽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為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死生有命有非人意所及者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儋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山花艸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會用花數萬朵以為屏帳至樛棟栱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倣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即判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始知公之為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下吟賞為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為真風流也

世俗之偏

菊以黃為主而世却貴白者黑者紅者梅以白為主而世却貴緋者絳者墨取其黑而必貴香澤如近代羅小華雜以金珠研取發墨而必貴唐宋琴取清越而必貴斲紋世俗之偏難以枚舉

落雁破柴

黃巢軍號為雁兒李克用選精卒號落鴈都周世宗伐蜀蜀軍涅面為斧形號破柴都

改忌日生日

唐權龍褒於私忌日閉門靜坐偶有青犬突入龍褒大怒牒所司今日有所衝犯可改明日作忌日聞者笑之金熙宗時移書宋境曰皇帝生日本是七月今為南朝使人冒暑不復已權改作九月一日其可笑如此

左手書

宋時宗室趙不微善以左手書然自幼習之以異於人耳陸元長梁子輔皆壯年後患風痺右

臂不舉乃以左手書逾年筆法精勁勝於用右時近代余曾見林孝廉章之父以左手書狂草滿紙有顛素風莆田林祖恕弟林蓑左手作書甚佳真草合度其他未有見者古人不相及也

杜撰

今人多言杜撰不知所出野客叢書載杜默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爲杜撰按杜默濮人字師雄少有逸才長於歌詩石介作三豪詩以遺之稱默爲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

文豪其後落魄不護名節爲時所薄此豈盡不合格律者叢書之言未必然也

食人

隋麻叔謀朱粲常蒸小兒以爲膳唐高瓚蒸妾食之嚴震獨孤莊皆嗜食人然皆菹醢而食也未有生噉者至梁羊道生見故舊部被縛拔刀剗其睛吞之宋王彥升俘獲胡人置酒宴飲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徐引卮酒俘者流血被面痛楚叫號而彥升談笑自若前後凡噉數百人

卽虎狼不若也

生易

姜嫄不圻不塌而生后稷太妣洩於豕牢而產文王

申胥伍胥

申胥復楚伍胥覆楚兩人也而越絕伍胥亦作申胥又吳王女亦名胥

晉乘檣杙

晉乘傳權篇與楚檣杙主臆篇如出一手其爲

後人贗作無疑

先絡

漢永建元年符縣令趙社遣吏先尼和拜檣過成瑞灘溺死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乘小船至父沒所自沈而死見夢於賢曰二十一日當與父屍俱出至日果兩屍俱出郡縣以聞遣上尚書爲之立碑人爲語曰符有先絡楚道張帛帛沈貞妻也貞溺死帛亦自沈按此事與曹娥極相類而世鮮知之

王上悉

陶穀何郊韓璜

陶穀奉使吳越恃才凌忽莫有抗者及爲驛卒之女所詐慙沮失措頓改舊容何郊按節成都欲察文潞公不法事及爲張俞家姬所染不發一語而歸韓璜按王鐵賊私郊迎之時辭色凌厲不交一談及爲舊狎妓女所迷粉面緋衣起舞羞愧夜遁二人行事大率相類然爲酒色所迷一時不能自禁過後猶知追悔近來作威福者苞苴一入溫語相加面不知媿而心不知悔

尚出三人下矣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於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誥勅

唐宋拜官罷官謫官皆有詔勅學士屬思幾不能辨本朝拜官唯邊鎮憲臣始有勅然亦文具耳覃恩考績封贈方用勅誥唐宋文駢儷而稍莊重今用散文以職之崇卑爲繁簡多經生語唐宋皆鎖院草制或面宣詔旨今則起州私家什九假手昔之潤筆出於官家而今之潤筆出於所得之人其不同如此至於王言之體典重簡則唯兩漢得之唐以下不及也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偽其中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字書所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二也參亦無字按東晉賦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奈娥之房奈卽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奈政奈何不作奈乎捌字見急就章農器也

奈恐

一日是兩日

蘇東坡云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
年便是百四十可謂得靜之理矣近來任達者
夏之曰無事此遊戲一日是三日若活七十年
便是二百一其語雖達然恐不能勝蘇語也余
有耽書之癖常悔早年玩愒月日近者痛自勉
厲又戲演前語云無事常讀書一日是四日若
活七十年便二百八十然恐名根未除又是一
重魔障但性之所近各適其適

西游記

俗傳有西游記演義載玄奘取經西域道遇魔
祟甚多讀者皆嗤其俚妄余謂不足嗤也古亦
有之神農嘗百州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伐蚩
尤迷大霧天命玄女授指南車禹治水桐柏遇
無支祁萬靈不能制庚辰始制之武王伐紂五
岳之神來見太公命持粥五器各以其名進之
至於穆天子傳拾遺記梁四公又不足論也西
游特其濫觴耳

既入其莛

文海披沙 卷七
王勉夫野客叢書大類論衡其所辨者皆不必辨而所引證又多俚俗如解孟子既入其苴云世人以苴爲蘭非也苴香艸甘苴之類豚之所甘夫苴之爲香艸與否不必言但以文讀之曰既入其香艸又從而招之成文理乎好異而不通甚矣

富貴不樂

仕官尊崇家財浩富氣焰烜赫極爲人所羨慕然當之者未必樂也貴至於王侯將相責任愈

鉅精神愈勞事幾一失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富人田連阡陌日夜持籌會計食寢不安妻妾盈庭力億隨竭不復知有生人之樂者多矣因憶桑維翰常語人曰吾雖貴爲宰相有似著新鞋襪外望雖美其中甚不快活斯言至矣然王侯將相勞身以爲天下當其在已辭之不得猶可言也富家翁竭一生心力以遺子孫卒歸它人豈非愚之甚哉

兄弟詩

陳思王詩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
生相煎何太急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
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
時爲弟兄嗟夫人以么麼財帛而令兄弟操戈
閱牆者讀二詩而不感動悲夫

奢僭之報

何曾日食萬錢其子劭至二萬後卒不得其死
暴殄天物自有報應無論祈福也李文饒一杯
羹皆用珠玉琥珀金寶等物煎汁而棄其滓每

杯直錢三萬其奢過何氏遠矣寇萊公宅中未
嘗點燈雖廁溷穢處蠟膏山積故二公者皆不
免海外之行本朝嚴分宜子僕皆用蜀錦織成
小片以爲婦人天癸之用虎子以七寶鉗金爲
之張江陵予告還家途中一飯至列竈釜三百
他不論也奢僭如此不亾何待

婢隸有見解

柳公權家出婢見主人買絹往復論價卽爲中
風仆地曰死則死爾安能從牙儉郎君乎宋御

史臺老隸見范諷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
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又數四卽直其挺
范問之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
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天下
之人安可一一告語叮嚀乎此二事大非中人
見解而辱於泥塗可惜也

古今人心不同

儉美德也古以養廉而今徒以守貨隱高風也
古以避世而今反以吊名狂奇節也古以進取

而今借以肆詈勤盛心也古以修業而今用以
治生學本業也古以成材而今專以取貴戒殺
好生善事也古以自盡其方寸而今以徼福於
幽冥

文海披沙卷之七終

